张炜：人生逆旅，草堂缘何是唐代诗人心灵的庇护所

江上琵琶

  来到江州之后，诗人的一生就进入了一个特别时期，这个时期可以用来疗伤，总结以往，因为地处偏远，政务不多。“萧条司马宅，门巷无人过。唯对大江水，秋风朝夕波。”（《司马宅》）“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，司马之事尽去，唯员与俸在。”“无言责，无事忧。”（《江州司马厅记》）面对大江秋波无人事忧烦，此情此景前所未有。这既是不幸又是大幸。这样一种环境将决定他的心境，让他冷寂起来。一方面生存环境变得狭促，另一方面又迎来精神上的舒阔旷敞。

  与朝廷的地理距离会影响到心理距离，使诗人能够客观清晰地观望所谓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。这样的冷寂期和疏离期，恰恰是他诗作最多的时期之一，也是佳作最多的“喷发期”。引人注目、被视为一生之杰作的《琵琶行》，就是来江州第二年所作。这缘于一次诗人送客湓浦口有感而发，属于作者所说的“感伤诗”，“诱于一时一物”是确切的。单从写作缘起而论，《琵琶行》确实属于此类范畴。也就是说，这首杰作按照作者自己的划分，连较有价值的“闲适诗”都算不上。但这首长篇叙事诗与十年前的《长恨歌》相比，艺术上更高一筹，无论是文采情致，还有思绪，都有明显升华。虽然将二者简单量化比较不妥，但这只江上琵琶在一千多年的时光中的确拨动了无数的心弦。“写同病相怜之意，恻恻动人。”（清·沈德潜《唐诗别裁集》）“感商妇之飘流，叹谪居之沦落，凄婉激昂，声能引泣。”（清·史承豫《唐贤小三昧集》）古往今来，《琵琶行》赢得了无数赞叹，传播亦远，庙堂与民间，士人与庶人，皆能共鸣。

  即使诗人一生只弹奏这一曲琵琶，也足以不朽。船中沉寂，江心秋月，司马洒泪，青衫尽湿。“别有幽愁暗恨生，此时无声胜有声”“东船西舫悄无言，唯见江心秋月白”。这首长诗写一位年老色衰、流落江州的长安娼女，多有评家称之为“现实主义力作”。“揭露黑暗，反映现实”，无非是此等赞誉。因为诗中主角的身份而赢得赞誉，实在有趣。如果这个主角是一个上层人物，那么《琵琶行》的艺术及意义将荡然无存，这又是多么怪异的判断标准。有人甚至认为诗人由此诗而“掌握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”，所以更具意义和价值。听上去这种“手法”多么高明和玄妙，以至于需要一位如此杰出的天才诗人，于四十五岁之期、经过漫长复杂的人生与艺术磨砺之后，才能掌握。掌握类似手法的古代诗人，据说还有杜甫等人。总之在这些人眼里，只要是足够杰出者，无论中外古今，一律都需要掌握这种“手法”。这真是欲要胡扯，何患无辞。

  别的可以另讲，单说这首琵琶之吟，好像就没有多少“现实”。相反，它是那么浪漫，那么另具幽怀，心裁别出。《琵琶行》展示了诗人特异的才情与飞扬的想象力，是高超的语言艺术结晶。千百年来被反复引用和列举的一些精彩段落，让人百诵不厌，从“轻拢慢捻抹复挑”到“唯见江心秋月白”，九组妙句极尽夸张和奇喻，繁华而不俗艳，既有天工神异之感，又丝丝落地，在经验和感觉上皆有着落。像“间关莺语花底滑”配“幽咽泉流冰下难”，极工整对仗，又极灵动自然，诉诸视觉、听觉、触觉：莺啼花间，清啭悦耳，柔媚娇俏；泉流冰下，泠泠呜咽，凄婉哀绝。上联清丽暄妍，下联黯然销魂，想象特异而奇妙，非大手笔而难为。这种写法很容易犯下雕琢的毛病，诗人却能在总体语境与氛围中舒畅地吟唱，那么自然传神，那么流转自如，不留痕迹。

  我们习惯的那种所谓“现实主义”手法、那种写实的色调与气息，在这里根本难觅踪影。

  只有被贬谪的白居易，曾有繁华京城为官的履历，对某些场所才会熟悉，掌握其中的曲折委婉，才能写出 “钿头云篦击节碎，血色罗裙翻酒污”这样含蕴纷繁的句子。对这一类妙语已经不能简单地肢解，而需将汉语言的理解力运用到极致才行。这里面包含了多少故事，多少辛酸，多少不堪，已非一般字面直译能够囊括。这就是诗的高端飞翔了，最具意义的是它的方向，而不是具体的抵达。所指清晰，能指模糊，引起丰富的联想和无数场景的连缀；它们既是细节，又是破碎的场景，是剪辑，是闪跳，是一露而过，又是一次又一次的局部放大。无尽的悲酸掺于其中，让人在感慨中不忍目睹：背过身去，它还要顽强地浮现出来。这是人生和命运，远不是“同情”二字所能道尽。

  将这首《琵琶行》对比一下十年前同样脍炙人口的《长恨歌》，我们会感受到什么差别？一样的华丽丰腴，一样的唯美曼妙，一样写妍丽逼人的女子，留下的回味和余韵却大有不同。当年诗人对神秘的爱情多有叹息，而今却是无限的悲凉和绝望；当年是一个观望者、叙述者，而今则置身心于其中；同是天涯沦落，身世飘零，相逢在命运的流水之上。

草堂岁月

  元和十二年春，也就是白居易来江州的第三年春天，他在庐山香炉峰下建成了一栋草堂。所用时间很短，好像不到两个月。虽然草堂简朴，规模不大，只有“三间两柱，二室四牖”，却可以看成他在江州的一大作品。诗人似乎预感到要长居此地，所以开始动手搭建一个居所。后来尽管在草堂只住了两年左右，但一颗心却由此落定下来。“一宿体宁，再宿心恬，三宿后颓然嗒然，不知其然而然。”他是如此喜爱这个简单的居处，精心设计，前有平旷的敞院，院中建有平台，挖了莲池，养“白莲、白鱼”，“环池多山竹野卉”。草堂“南抵石涧，夹涧有古松老杉”，枝柯交映，藤萝蔽日，“盛夏风气如八、九月时。”东面有飞瀑，水悬三尺，“昏晓如练色，夜中如环佩琴筑声。”“堂中设木榻四，素屏二，漆琴一张，儒道佛书各三两卷。”（《庐山草堂记》）堂中陈设当然是择要记之，有榻，有屏，有琴，关键是儒道佛的三家书籍平均备置，作为案头书时读时取。这与他当时的心境，与儒释道三者的关系紧密相连。这样一来，这个布置也就变得重要了。

  在落难之期用心搭建一处住所，尽可能地让自己满足，这让我们又一次想起苏东坡被贬黄州时，怎样用心建起了“雪堂”和“南堂”，并且也有记录：“雪堂之前后兮，春草齐。雪堂之左右兮，斜径微。”（《雪堂记》）“一听南堂新瓦响，似闻东坞小荷香。”（《南堂五首·二》）他在岭南惠州白鹤峰上亲自设计自己的房屋：“送归帆于天末，挂落月于床头。”（《白鹤新居上梁文》）他们动手建设，事必躬亲，大力经营，观察仔细。在他们眼里，新居就像迎来的一位佳人，楚楚动人，无比珍爱。诗人对一个居处的建设，投入心力总是很大，就像动手写一卷长歌，确有诗情画意。

  草堂安居时期，白居易热衷于佛道，寻求心灵解脱之方，这也是中国士人素有的方法和路径。《庐山草堂记》中记载，为了庆祝草堂的落成，他特意找来僧俗朋友二十二人，备下清茶素果，欢聚畅叙。“时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；四月九日与河南元集虚、范阳张允中、南阳张深之、东西二林寺长老凑公、朗、满、晦、坚等凡二十二人，具斋施茶果以落之，因为《草堂记》。”需要注意的是，这批朋友中不止一位和尚道士。他好像准备好了在此终老，就这样安顿自己，觉得庐山之下实在是一个大好去处。他写道：“五架三间新草堂，石阶桂柱竹编墙。南檐纳日冬天暖，北户迎风夏月凉。”（《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》）“香炉峰北面，遗爱寺西偏。白石何凿凿，清流亦潺潺。”“倦鸟得茂树，涸鱼返清源。舍此欲焉往，人间多险艰。”（《香炉峰下新置草堂，即事咏怀，题于石上》）他在庆贺草堂落成的第二天就给至友元稹写信，信中大赞新居周边的环境：“每一独往，动弥旬日，平生所好者尽在其中，不难忘归，可以终老。”（《与元微之书》）

  他有了草堂，也遇到了在此地隐居的许多人，这些人于是成为他的朋友。这也大大有助于他的心情。来往的朋友中除了隐士，还有不少佛道人士，他开始在道士的指导下试着炼丹。这个时期他的诗中不止一次写到丹丸，对烧炼十分感兴趣，烧好了却没有亲口吞服。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件事。爱好丹丸却止于烧炼，多少有点奇怪。

  他曾于这段时间寻找过陶渊明的旧居，发现已无痕迹。“柴桑古村落，栗里旧山川。不见篱下菊，但余墟中烟。子孙虽无闻，族氏犹未迁。每逢姓陶人，使我心依然。”（《访陶公旧宅》）尽管这些陶姓子孙默默无闻，不是显达之人，但仍然令他倍感亲切。唐代许多诗人推崇陶渊明并在诗章中提及，像李白、杜甫、孟浩然、王维、韩愈等，而白居易是第一个访寻故里并留下诗作的。这个时候他与陶潜发生心灵的共鸣，是自然而然的。中国官场人物一旦遇到了坎坷，就会想到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陶渊明，想到他的《归去来兮辞并序》，“归去来兮，请息交以绝游。世与我而相违，复驾言兮焉求？”想到归隐，想去侍弄田园，栽竹种菊。这究竟是不得已的退而求其次，还是人生理想的唤醒，需要具体辨析。

  我们回头打量白居易的草堂岁月，会有一种非常珍惜的感受，这是因为受到诗人心情的影响。这个地方实在太适合疗伤，江州的寂寞与长安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。他已经年近五十，这在古人来看已经是很高的年龄了，所以他在此地的一些打算十分值得重视。他一定从头整理了自己的思绪，将半生得失综合考虑，做好了充分的生存准备。身居草堂，会觉得京城繁华实在遥远。“喜入山林初息影，厌趋朝市久劳生。早年薄有烟霞志，岁晚深谙世俗情。已许虎溪云里卧，不争龙尾道前行。从兹耳界应清净，免见啾啾毁誉声。”（《重题·一》）说得直白而简明，切近情理，但无深意。这是一种得体的平庸，切近的把握，宽泛的需求，无为的自律。但我们也不可以简单地轻信他的宣言，这只是诸多思维中的一个方面，尽管有可能占据了主要的部分。他的心绪是徘徊、逡巡的，而并非是一个方向，在他心里回响的，是一曲多声部的合奏。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能够挺住，心志不至于溃散，在一个宽裕而陌生的环境里，汲取新的生命力量。

  可惜也可庆，四年刚过，他就被一道授忠州刺史的诏书催离了江州。这使他喜出望外，却又难以割舍这座草堂，因为这里盛下了太多的向往。“三间茅舍向山开，一带山泉绕舍回。山色泉声莫惆怅，三年官满却归来。”（《别草堂三绝句·三》）他离开了，但当他后来途经此地，又再次到草堂住了一夜，发出许多感慨：“五年方暂至，一宿又须回。纵未长归得，犹胜不到来。”（《题别遗爱草堂兼呈李十使君》）他写过好几首回忆草堂的诗，如《见萧侍御忆旧山草堂诗因以继和》《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》《寄题庐山旧草堂兼呈二林寺道侣》《钱侍郎使君以题庐山草堂诗见寄因酬之》等。可见，江州草堂作为诗人重要的人生驿站，多么难以磨灭，直到最后仍会凝结于他的视网之中。它是一个清冷邈远的思想，也是一个温暖可亲的形象。他的生命一度与之紧紧相依，合而为一。

  草堂是心灵和肉体的庇护所，是感激和怅慨的滋生地。有了它即不再寒冷，不再潦倒，不再孤苦无告。这是人生的一个节点，也是留在逆旅上的一座生命的纪念碑。